



醫學與電影

(一)

謝帥

只要你常常看電影，你會發現醫護人員在電影裏總是擔任着不可缺少的角色。電影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反映人生，而人類的生活情況實是無法脫離如佛家所說的「生、老、病、死」四大項目，所以醫護人員也就自然而然地充斥於影片之中。

由於醫護人員出現於電影中的次數細數不盡，故筆者無法也不能一一地將每部影片中的醫護人員之作爲提出來討論；本文只是嚐試地針對幾部較有「醫學味道」以及曾經在台灣上映過的電影，依其劇情主旨和特性，在編列爲幾個要目下，粗淺地來敘述和申論。

放任自適的「外科醫生」

「外科醫生」(MASH)係根據美國作家李查·霍克斯(Richard Hawks)的一本暢銷書所改編而成；導演爲勞勃·艾特曼，由唐納·蘇德連和伊里奧特·高德主演，曾於一九七〇年奪得第廿三屆坎城影展最佳影片獎。本片原名“MASH”乃是“Mobile Army Surgical Hospital”之縮寫，而“Mash”一字按中文的解釋有「搗爛攪混」的意思；事實上整部影片的進展，就如「搗爛攪混」一樣，除了幾個惡作劇的外科醫生外，就是營區裏上上下下的一片

大混戰。

故事的發生地點是在一所離前綫很近的韓境「美軍流動外科醫院」中。三位主角都是美國本土小有名氣的外科醫生，而這三人在大學時代更是名聞全校的搗蛋鬼。導演一方面敘述戰地醫生工作的繁忙，另一方面以「自由電影」(Free Cinema)的手法，透過三名主角的穿插演出，肆無忌憚地描繪出這所戰地醫院裏的醜陋內幕。

由於戰況十分激烈，所以這所臨時性戰地醫院的設備非常簡陋。觀眾可見到從手術室、病房至醫生、護士及工作官兵的住所，都是擠在幾座殘舊不堪的蓬帳中。每天由前綫接運而

來的傷患將士與日俱增，然而醫藥和儀器的不夠齊全，常常造成了部份病患不必要的死亡；導演每以隨意而生動的鏡頭，映現出醫師們束手無策且無可奈何的神情。傷患的生命是可貴的，可是急救的醫師却是常處於毫無把握的情況中！導演的意旨無非是在擲揄戰時生命的低賤，以及戰爭所帶給人們的困擾。

戰地的醫務生活是繁忙而且單調的，所以影片中的男女角色無時無刻不在尋求刺激；不論醫生或護士，每在閒暇的夜晚裏，均極盡其狂歡、嬉戲之能事。其中最惹眼的應屬營中的一群窺浴狂；大伙兒若無其事地在浴蓬外排起偷窺的長龍，幾個較囂張的醫生居然競相以入浴護士的體毛顏色作為賭注！及至受辱的護士長衝進營區隊長蓬帳內，欲陳述其所遭受之委屈時，那知這位驚呆的隊長，竟然正擁抱着一絲不掛的美女，沉醉於酒池肉林之中。

影片後段，那位有名的牙醫師，因遭人戲弄（唐納蘇德連將其作愛的聲響，以擴音機播放予全營的人員「實況收聽」）而宣佈將要自殺；唐納特為其安排了一頓「最後晚餐」，這場戲的場面十分隆重，人數、形式和氣氛，都與那幅名畫相仿。服毒以後的牙醫師，被扛至克難式的停屍所，在一盞迷濛的煤氣燈下，竟有一名裸女來為其揭衾，製造了一齣死活劇的「奇蹟」。

這部影片雖然由頭至尾都在一陣陣打鬧聲中進行，然而別俱匠心的導演，並沒忘了插入幾段逼真的手術鏡頭。畫面中一位中彈的傷患，其所映現的腹部是一片血肉模糊，接着由醫生的剖腹、取彈以至於最後的縫合，在導演連環而緊密的鏡頭中，景況不但過真，而且緊扣着觀眾的心弦。

詩人醫生——齊瓦哥

「齊瓦哥醫生」(Doctor Zhivago) 係由英國的大衛·連(David Lean)所執導，編劇勞勃·鮑特

根據俄國文豪巴斯特納克的原著予以精鍊擷取而成，曾獲得一九六五年奧斯卡最佳編劇金像獎。由奧馬雪瑞夫飾演齊瓦哥醫生，茱麗克莉絲蒂飾演齊瓦哥情婦拉莉。

影片裏的詩人醫生齊瓦哥，是一個十足悲劇性格的人物；全片的劇情發展偏重於齊瓦哥在暴政統治下的遷徙流離，以及他和妻子、情婦三者之間的戀情描述，至於齊瓦哥的行醫情形，導演只是點綴性地安排一幕瀧腸急救的鏡頭，其餘便不見發揮。及至戰爭爆發，齊瓦哥與拉莉邂逅於一所前線的醫院中，此時導演的着眼點僅致力於二者萌生情愫的描寫，對於齊瓦哥的軍中醫療生涯也絲毫未作交代。戰爭結束後，齊瓦哥雖與拉莉暫時分手，然而環境的一再變遷，却又使他們兩人重逢於小城的圖書館內，由此齊瓦哥便開始周旋於妻子與情婦之間。影片進行至後半段，導演已不再重視齊瓦哥的醫生身份，直到他因心臟病死於街頭後，觀眾所能意會到的齊瓦哥，只不過是一個充滿悲劇性的愛情人物罷了。

這一部影片雖以醫生為名，可是其中內容完全與醫生無關；導演除了敘述一段亂世中的愛情故事外，其餘儘是雪景與靜畫的誇大渲染。唯一值得稱道的是莫里斯·嘉爾的配樂，對

於影片氣氛的把握以及襯托劇中人物心緒景況，確實盡了最大的扶持功能。

描寫醫學生的電影

「人性枷鎖」(Of Human Bondage) 係依據毛姆二十四歲時所寫的小說加以改編而成；雖然小說中是描寫一位青年醫師的生涯，然而電影裏則取其精萃，集中敘述這位醫師在醫學院求學時期和一位咖啡館裏女侍之間的畸情故事。一九三八年的「人性枷鎖」由蓓蒂戴維斯主演，到了一九六五年，英國導演肯·休斯(Ken Hughs)將其重拍，由已故的男星勞倫斯夏威和金露華合演，台灣上映時的片名也改為「曠男怨女」。

菲利浦自小便得了小兒麻痺症，兩條腿行動起來十分不便，因此心裏有點自怨自艾；當他在巴黎學了兩年美術絕望地回到倫敦後，便改絃易轍進入著名的聖路加醫學院，立志將來做一名醫生。求學期間他看上了一位咖啡館女侍梅爾蕾。梅爾蕾生性放蕩，却擁有一身迷人的肉體，這位醫學生終日與其鬼混，終至學校課業幾乎荒廢。而後兩人之間的感情為梅爾蕾的揚花水性所決裂，菲利浦重又拾起數次修習的解剖課本，過着單調而又繁重的醫學院生活。

菲利浦下定決心苦讀，終於順利



「外科醫生」

畢業且通過醫生資格檢定考試。在實習醫生的日子中，他邂逅了一位 p't 的女兒莎莉，雖然兩人的感情進行得十分融洽，可是非利浦的腦海中，始終無法將梅爾蕾忘懷。正當他升任為住院醫師時，某日梅爾蕾突又出現於醫院中，以 Acute Laryngitis 前來求醫。非利浦檢查的結果，梅爾蕾已罹患嚴重的 Syphilis，他百般勸解她就醫，然而倔強的梅爾蕾却自棄地拒絕了。梅爾蕾於一段時日後，雖為非利浦之誠篤所動，願自動入院治療，然而此時她已病入膏肓，終於死於醫院的急救室中。導演處理本片時利用黑白的單一色調，配合着光影所造成的緊湊氣氛，使全片洋溢着淡淡的哀愁和無奈感，十足地表現出英國影片的特質和風格。

「見習醫生」(The Interns) 是六十年代一部十分轟動的影片，由大衛·史威特 (David Swift) 編劇兼導演。這部電影的主要角色計有十人左右，由於當時人們對於在病人面前擺出一副救世主面孔的醫生，懷有莫大的好奇與興趣，所以便有一系列的「醫生叢片」陸續推出，較著名的有「華西醫生」(Story of Dr. Wassell)、「契爾德醫生」、「彭開西醫生」及這部「見習醫生」。大衛·史威特所以選擇 Intern 為素材，主要基於他的電影一向均喜歡用誇張的渲染以取得效果，而常於醫院中出洋相的 Intern 正好適合於史威特的電影格調。

片中有一位 Intern 因於學校時並不怎麼用功，結果在醫院中差點鬧出人命來，事後他思考再三，決定暫時離開醫院，好好地讀點書，以免使醫院中的人員天天都在擔心他闖禍。另有一位 Intern 與他的女友正打得火熱，然而在不小心中之下女友懷了身孕，這位驚慌的 Intern 竟然在值夜期間擅自為其打胎；由於心裏恐慌加上手脚並不怎麼靈活，結果出了差錯，這位見習醫生因一時糊塗而毀了終身。大抵說來，影片裏的 Intern 在

導演眼光中，儘是一些糊塗蛋和勢利眼。導演肆意地加以嘲諷，喜劇效果固然十分突出，然而看完了這部影片，不免令人懷疑，難道 Intern 都這樣「混球」嗎？

英國有一位導演一雷夫·湯默士 (Ralph Thomas) 對於醫學生似乎特別感興趣，在五十年代陸續地拍了七、八部以描寫西蒙 (狄鮑嘉飾演) 等一類人，在英國一家醫學院裏所開的笑話為故事。曾在台灣上映的有「春滿杏林」(Doctor in the House)、「春滿綠波」(Doctor at Sea) 兩片，後來接着又拍了「春色無邊滿人間」(Doctor at Large)、「春色無邊滿天下」(Doctor in Love) 和「春色無邊惱人間」(Doctor in Distress) 三部影片，後來拍的這三部續篇則是描述西蒙等人在 Intern 期間的戀愛史和其間所演出的笑料。

黑澤明與「紅鬍子」

黑澤明是當代公認的東方首席導演巨擘，其於一九五〇年所拍攝的「羅生門」，更是影史上不可多得的經典之作。由一九四三年到一九七〇年為止，黑澤明一共完成了二十五部作品；在這一系列的影片中，我們可發覺醫生和病人常於黑澤明電影內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酩酊天使」(一九四八年) 是描寫一位落魄酗酒的醫生 (志村喬飾演)，為了對抗貧窮和醜態，貪婪無厭地對病人予取予求；飾演醫生弟弟的三船敏郎則是名地方上的小流氓，雖然他的金錢常是來自當醫生的哥哥，然而他却成天地嘲罵醫院和醫生。電影就在這兩名性格十分強烈的角色中展開，技巧地映現出黑澤明的「似是而非」(Paradox) 影片形式。一九四九年的「靜靜的決鬥」則是敘述一位軍醫的故事；當他在從軍的時候，被病人傳染了梅毒，他自知退伍後不能和未婚妻結合，因此在結婚的當晚，他狠心地離開了她。黑澤明在處理這部影片時，選擇人性



「人性枷鎖」

的醜陋面為材料，透過視覺與聽覺的綜合幻覺力，極犀利地剖視人類「善」與「惡」間的靈魂和內心。

「紅鬍子」是黑澤明一九六五年所完成的晚期作品，根據山本周五郎的小說「紅鬍子診療譚」改編而成，參與編劇者計有：小國英雄、菊島隆三、井手雅人及黑澤明等四人，由三船敏郎、加山雄三、香川京子、團令子主演，其中三船敏郎曾以該片獲得威尼斯影展最佳男主角獎。至於此片所得的評論褒貶不一，曾有部份影評家認為這是黑澤明登峯造極之作，亦有人認為這部洋溢着人道主義色彩的電影，多少顯示黑澤明電影生涯已步入晚年的暮息。



「紅鬍子」是敘述在德川幕府時代末期，一位年輕人保本登（加山雄三）由長崎的荷蘭醫學校學習多年後，回到江戶來。他雖一心想做個御醫，然而却被留在這所紅鬍子（三船敏郎）主持的「小石川養生所」當一名實習醫生。開始時他極力拒斥，故意破壞院規，不穿制服，並且更進一步地在醫院各處閑蕩。漸漸地，他被紅鬍子的作為所感動；這位深俱怪癖的老醫師，不僅診治患者的種種病狀，而且能深掘出病患的根源。他指出貧窮是一切疾病的原源，只有改善人們貧苦的生活，方是徹底消除疾病的良方。黑澤明的意圖，是藉着山本周五郎原作的骨架，散發其悲天憫人的胸襟以及他個人的醫人醫世理想。

這所小石川養生所所收容的病人儘是些貧賤勞苦的民衆；片中一位實習醫生（江原達怡）曾說：「那是可怕的……病患都是貧民窟的人們，他們身上滿是跳蚤，甚至有股腐臭味兒，在這兒工作，你會奇怪當年爲什麼竟會想當一名醫生！」導演對於鏡頭和角色有力的刻鏤塑造，強烈地烘托出黑澤明對貧苦病患無奈的憐憫以及諷刺這群學醫者的無知和勢利。黑澤明眼中的理想醫生總是帶着幾許「感傷化」（Sentimentalized）的，影片中那位老頭兒由奄奄一息至死亡的詳細過程描寫，以及有 Epileptic 病態的阿豐角色之尖刻映現，黑澤明所要表現的無非是指出一名良醫不僅需竭盡醫務上的職責，甚至對病人的處境和遭遇更應拿出一縷溫熱的愛心來！

黑澤明在極力吶喊醫者的愛心之時，也對那班養尊處優的貴族王侯，予以無情的嘲諷和棒喝。片中有一場戲是紅鬍子領着保本登去爲一名肥胖的王侯看病；紅鬍子診斷的結果是 Obesity，隨即索閱菜單，刪改食譜，臨走時還要了一筆鉅額的診察費用。此段穿插與前貧窮的病患，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導演除了一舒心中伏難的意念外，也爲影片帶來了幾許趣味。

片子終結時，保本登由於受到紅

鬍子的一再感化，決定放棄即將成爲宮廷中幕府將軍御醫的職位，繼續留於小石川養生所爲勞苦大眾服務。黑澤明很成功地將其充滿着愛人和自我犧牲的濃密感情舒放出來，除了營築起一座理想社會的模型外，也爲醫師與醫學生們上了一堂十分叫座的「醫學倫理」。

希區考克筆下的醫生角色

「緊張大師」希區考克（Alfred Hitchcock）一向以拍攝標榜「激顛性」（Thriller）的影片而聞名；爲了吸引觀眾的注意力，他習慣用暗示、誤導以及迂迴震盪的手法，來嚴密操縱觀眾的情緒。希區考克的作品在一九六五年前，一般影評家只將其當作二流的懸奇影片罷了；可是法國「電影筆記」作者論的評論家們却出人意外地對希區考克大捧特捧，他們一致認爲希氏的作品是屬於「作者」級的一流影片。未久，希區考克在世界影壇上的超然地位，也就如此戲劇化地被蓋棺論定了。

一九六五年的「擒兇記」（The Man Who Knew Too Much）是描述一對英國醫生夫婦（詹姆士史都華與桃樂絲黛）携子往中東渡假，無端捲進一場政治陰謀中，醫生和妻子被迫獲悉了某國總理在赴英訪問時將遭遇刺殺的情報，但是代價是兒子被綁爲人質。最後要命的演奏會終於來到，而兒子仍陷魔掌，這時桃樂絲黛在音樂廳中面臨愛子生命威脅下左右爲難，情急中瘋狂哭喊，震驚了狙擊手和被害人，彈道發生偏差，倖免釀成命案。

一九五七年的「怪屍案」（The Trouble With Harry）是敘述一位由醫院下班回家的醫生，在路上撞見一個被槍殺的中年人，出於醫者憐憫之心，醫生將其帶回家中醫治，可是這個傷患却於中途死亡，剛巧巡邏的警長趕來，於是展開一場緊張而又懸疑的劇情。「意亂情迷」（Spellbound）則是描述一位患有Affective



「齊瓦哥醫生」

Type 之 Schizophrenia 的少婦住於一所精神醫院中，由於在她的主治醫師悉心照顧下，病情大有進步；最後這位醫生和病人發生了感情，然而少婦心中却有芥蒂叢生，致使這段戀情變得曲折而纏綿。

「驚魂記」(Psycho) 是一部描寫心理異常的電影。影片開始為一位携捲公款潛逃的瑪麗安(珍納李飾)，逃亡期間匆促地住進一家 Motel。這家 Motel 的主人斐諾曼(安東尼柏金斯飾) 有 Inadequate Personality 的病狀，在瑪麗安住進來當晚即將其刺殺而死。隨後影片便在謀財害命的假設下展開。直至瑪麗安的妹妹與其丈夫深入探索斐諾曼的旅店後，方才真相大白。這部以黑白攝影並且不穿插任何輕鬆鏡頭的電影，是希區考克最冷峻的一部作品，它嚴密操縱了觀眾的感官，其喚起直接反應之強烈意圖，遠超過渲染幽逸和想像的氣氛培養。

約翰福特的衛生電影

一向以拍攝西部影片而名聞遐邇的約翰福特(John Ford) 已於去年去逝。在他從影六十多年當中，一共拍了一百一十二部劇情長片和多部短片，以「革命叛徒」(The Informer)、「怒火之花」(The Grapes of Wrath)、「翡翠谷」(How Green Was My Valley)、「蓬門今始為君開」(The Quiet Man) 四度奪得奧斯卡最佳導演金像獎；二次世界大戰時，他曾應美國國防部的邀請，拍攝了一部名為「性的衛生」(Sex Hygiene) 的教育影片，藉以提醒當時參戰的美國大兵對 V.D. 的警覺性。

「性的衛生」是利用戲劇化的情節，間接地引導出 Venereal Disease 的危險與預防之道。影片中是描寫一位新兵於夜晚進城去閒蕩，被一位阻街女郎所鈎引；當他和她幾度交往之後，這位新兵為醫官發現他得了 Syphilis。片中利用醫官對新兵的



「糸工醫育子」

解說，展開了 V.D. 的詳盡說明和圖片。從 Treponema Pallidum 到 Syphilis 三期 lesions 的病變情形，約翰福特十分技巧且極力避免說教性地將其展示出來。另外對於 Yaws 以及 Gonorrhea 等疾病也都曾附帶地被提出來討論。導演有意藉着 V.D. 所形成 Paralysis、Neuralgia、Dementia 等種種怕人的徵狀，以勸服及嚇阻軍士們濫交的行為。

這部影片有一段非常令人難忘的鏡頭，至今尚深植於人們的腦海之中。當這位新兵興高采烈地進入那座小酒樓的妓女房間，他把嘴裡剛引燃的香菸置於房外的欄杆上，然後他迫不及待地脫下軍裝，匆忙跳上妓女的床上。完事後他走出房時，並沒有忘記那根香菸，鏡頭中的香菸並未熄滅，尚餘有一大截的煙灰接連着。導演的用意無非是在告訴觀眾——片刻的行樂，換來一生的痛苦，難道值得嗎？其實當時曾作了一個調查，有一部份的人認為值得，因為 Antibiotics 的及時問世，且軍中設想週到，免費供給他們必需的藥品和床位！

有一部名叫「風流罪孽」(Devil and The Flesh) 的電影，也是以探討 V.D. 為主題。一九六二年，德國幾位學者為了測驗新發明的 V.D. 特效藥的功能，在偌大的一所漢堡醫院裡，竟然找不到一位罹患此種

疾病的 P't 來，當時他們還以為消滅 V.D. 比治療 Common Cold 還容易。其實 V.D. 的病人往往為了顏面的問題而不願聲張出來，以致遺恨終身。這部電影就是以此為前提，其目的即是使 V.D. 病患不再羞懼，而及早接受治療。影片中為了取得較大的效果，特由地中海的一小國 Trieste 出發，沿着蘇彝士運河抵達非洲及亞洲各地；以故事和遊記的手法，揭露散佈 V.D. 的酒吧間和暗娼的實地情況

醫生的故事

「醫生故事」(The Hospital) 是一部引人非議的電影，台灣上映時已被電檢處剪得七零八落，觀眾所得的印象除了在那所醫院接二連三地發生謀殺案件外，就是那幾段莫名其妙的結局。本片由「巴頓將軍」喬治史考特主演。「醫」片的發生地點是在紐約一所頗具規模的大型醫院中，由於空間的龐大，致使來往的病患和醫生之間有若路人；影片開始時，一位上了年紀的病人，因值班的實習醫生下錯了藥，而一命嗚呼。畫面上這位實習醫生竟然與一位護士相擁於鄰床上，雖然旁邊的病患呻吟不已，可是兩人忙於熱情的作愛，根本視若無睹。緊接着醫院再三地發生命案，逼得院長走投無路；雖然他一度提出辭呈，可是在那位女郎(戴安娜露絲飾)



「性的衛生」



「醫生故事」



「落花流水春去」

出現後，院長搖身一變為霹靂神探（影片至此中斷了很多鏡頭），終將精神異常的兇手擒獲。全片由於殘缺不全，上下片段雜亂無章，觀賞起來十分吃力。

「生死恨」（The Bramble Bush）曾提出一項令人深思的問題。影片中的加爾與拉利是十分要好的朋友，加爾是一名外科醫生，可是他與拉利的太太却有不可尋常的關係。拉利不幸罹患Brain tumor整日痛苦不已；加爾為了使好友不再忍受絕症痛苦，竟以過量的Morphine使其無痛而死。加爾雖是出於一片好意，可是此舉是否為正當的醫事行為？再加上他和拉利之妻的不正常關係，觀眾對加爾的舉動多少總覺得是不道德的。

「醫生與兇手」（The Barefoot Contessa）由約瑟夫孟基維茲（Joseph L. Mankiewicz）執導，李察威麥與薛尼鮑迪主演。本片是描述一位忠誠的黑人醫師，在其懸壺期間屢受白人迫害和歧視的故事。某日有位即將氣絕的白人病患被轉送來薛尼鮑迪的診所，不久即告去逝，這位黑人醫師終於吃上官司。在李察威麥極力奔走下，薛尼鮑迪倖免不白之冤。這部影片的進展極其流暢，孟基維茲甚少配樂，僅以對話和動作來交帶，讓全片醞釀着沉重的調子。此部電影雖以「醫療糾紛」為題材，實際上却是以探討黑白問題為核心。

「風流醫生俏護士」是描寫醫院內喜劇打鬧的片子。影片中沒有奄奄待斃的P't，也沒有道貌岸然的醫生或護士；觀眾所能見到的都是一群生氣勃勃、專門惡作劇的病人，以及色迷迷的醫生和喜歡鼓起胸部走路的「性感」護士。導演有意藉着幾位身材迷人的護士，穿插地映現出醫院中的種種醜聞，唯太過火的表演，除了得到幾分喜劇化的效果外，其餘就令人覺得影片中的人物和景況，不但毫無一點醫院的味道，而且男女角色的舉止，簡直就和旅館中的客房和女侍一樣，荒唐透頂。

「落花流水春去」（Charly）是一部不可思議的電影。導演為雷夫尼爾遜（Ralph Nelson），男主角克里夫羅勃遜曾因此片贏得1968年奧斯卡金像獎。本片故事發生在波斯頓市區，有一位著名的華德醫師，他試驗Gineapig以精細的腦部手術和完美的Training，能使其機智有大幅度增進。在此同時，羅勃遜所飾演這位有Mental Retardation的查理，亦加入此一行列。查理在經過手術後，便在一位美麗的女生化學家的Training下進行試驗；一段時間後，查理的智能果然一日千里，影片中的描述甚至有些「超人」！隨着兩人的通力合作，查理竟不知不覺地愛上這位女生化學家。女的一時不知所措，最後禁不住查理的一再追求，兩人終於墮入愛河。然而就在此時事情發生了變化，關在鐵籠中與查理同時進行試驗的Ginea pig却相繼死亡！這位再造的完人，在預知實驗失敗後，頓然陷入愁困的思潮中，導演至此即將影片打住，跳接一幕查理帶着傻笑打動着掀遷的鏡頭，結束了這部影片。

我們可以知道這是一項不可能的實驗，因為Mental Retardation（非Trauma所引起）常牽涉及Gene的問題，即使是Moron的P't，在最好的Training下，其所增進的智能亦十分有限。不過本片導演似乎並不關心這項試驗的「真確性」，他只是對人類日益發達的醫學，常是作繭自縛的結果，提出他個人譏諷性的看法。

生理衛生電影

一九六〇年，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HO）為了使一般民衆對生理及衛生有較深入的認識與瞭解，特別透過大眾傳播工具之電影，配合着幾段較簡單的劇情，間接地將人體的構造和基本的衛生常識介紹給觀眾。大抵來說，這類影片的焦點主要集中在性器官的發育過程和青年男女性愛的

引導及婚後生產、育嬰之保健常識；其中他們所強調的，除了一般人難以啓口的性知識外，最主要的還是推廣人們重視節育的再認識。六十年代諸如此類的電影不下數十部，曾在台灣上映過的有「誰教妳」、「誰教她」等。

此種生理衛生影片在當時確實轟動了一陣子，後來因內容的千篇一律而為觀眾所排拒。近幾年來由於「性」及「暴力」的電影再度抬頭，聰明的製片商人又把這類影片重新推出，而其影片形式與「誰教妳」之類黑白影片已大相逕異，他們改以較大胆的方式演出，另外每部片子均配上艷麗的彩色，觀眾一時趨之若鶩。這類型電影曾經在此間放映過的，以西德出品為最多。西德的國家電影公司曾一連串地以海嘉（Helga）為女主角，推出七、八部環繞在海嘉四周圍所發生的事情為故事的電影。第一部影片為「婚育寶典」，是屬於較嚴肅的片子，介紹男女性器官的發育過程，以至於結合、生育和哺乳嬰兒；片中更有兒童心理描寫（諸如Oedipus Complex），為了不使影片枯燥無味，有幾段「香艷」的鏡頭穿插在影片中出現，可惜台灣上映時已遭修剪。接着第二部「愛的藝術」是描寫夫妻床第生活的指引，影片先介紹各類動物的性行為，然後再導述男女性生活的調合（諸如Sexual Intercourse之如何進入情況，達及Climax後的互相慰藉），其間並配合着各國數表的統計加以對照，此部影片尚稱不惡。第三部影片為「新的時代」，以鼓勵節育為題材，故事由女主角海嘉與一位男同事遠赴巴西調查當地人口實況為背景，而強調出節育的重要性；影片中也順便帶出遠離的夫妻兩人，由於性生活的中斷，容易釀成婚姻悲劇的後果。第四部的「新的一代」則是描述性倒錯（Homosexuality）和自慰（Masturbation）等種種性異常的現象。

西德另有一些獨立製片也仿效國家電影公司的作法，相繼推出了琳瑯



滿目的衛生電影；在這幾年中，凡是進口的西德電影，清一色是此類型。這種電影其實只是以「衛生」為幌子，它吸引觀眾的本錢，主要還是依靠片中「精彩」的鏡頭為號召。

描寫心理的電影

電影藝術自從描繪人類心靈境界以來，著名的心理學家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學說即大行其道，所謂「意識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的電影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西班牙的名導演路易斯·布紐爾（Luis Bunuel）於1966年所拍的「青樓怨婦」（Belle De Jour）便是「意識流」作品中的佼佼者。這部片子曾贏得廿八屆威尼斯影展最佳影片獎。故事改編自法國約瑟·凱素1920年代出版的一部小說；由凱撒琳·丹尼芙飾演這位具有Hysterical Personality的醫生太太。值得稱道的是布紐爾導演這部「青樓怨婦」不僅描繪出人類的「內心世界」，同時也顯映了布紐爾反抗舊道德的觀念；片中如幻如夢的手法，尤其是音響和映像的運用，確實已進入了「立象以盡意」的電影藝術高峰。影片開始的時候，外科醫生畢爾和他的太太塞薇琳坐着一輛馬車由茂密的森林中穿過，馬車前的鈴聲清脆的響起。未久，畢爾忽然變得暴怒起

來，撕去了太太的衣衫，命令車夫將她緊緊地縛在樹幹上，然後畢爾以繩鞭重重地抽打她，而塞薇琳面部却充滿着抽搐和暢快；導演利用夢幻的鏡頭，充份地顯示她內心的空妄和帶有Masochism的病態。在現實生活中，這對年輕的醫生夫婦相敬如賓，常為鄰里所羨慕。雖然他們有個朋友尤森曾向她吐露愛意，然而她反應冷淡，只有在夢境裡她才有熱烈的感情。小時候被家中工人調戲，到如今深深癡往於Sexual Intercourse時之Aggressive impulse，然而平時丈夫對她的態度却是溫文有禮。

後來由於一位友人的引導，她利用丈夫白天上班的期間，偷偷地加入一家高級妓院（本片原名意思為「白日之美女」）；導演細嫩地描繪出這位少婦雜亂的心理，在家中的柔順溫雅，和在妓院裡的狂浪慾愛，構成了鮮明的對比。影片的高潮在於末尾一位越獄嫖客的出現，他對塞薇琳迷戀地如痴如狂，塞薇琳大驚失色奔回住所；他緊迫不捨地跟至家中，和畢爾發生衝突，結果畢爾受了重傷，警察於此時趕到，擊斃了兇手。塞薇琳在悲慟中扶起了丈夫，接着畫面又映現了那輛馬車，但車上沒有人，只是依然響着鈴聲。末了畢爾再度「復活」的鏡頭，是導演描寫塞薇琳內心活動的又一次技法。



「廣島之戀」



「新的時代」



「風流罪孽」



「愛的藝術」

電影中描述記憶障礙 (Disorders of Memory) 的作品非常多，曾在台灣上映過的「長相憶」(Woman Without A Face) 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這部影片由詹姆斯·嘉納飾演這位患有 Disassociative Neurosis 而引起記憶喪失 (Amnesia) 的男主角愛德華。導演為狄爾伯·曼 (Delbert Mann)。狄爾伯·曼在電影界是個十分傳奇性的人物，當他進入電影圈第一次「嘗試」地拍了「馬蒂」(Marty) 後，居然取得了當年的奧斯卡最佳導演金像獎！這種輝煌的成績就是以拍攝「畢業生」(The Graduate) 而名噪一時的麥克·尼可斯 (Mike Nichols) 也難望其項背 (尼可斯以第二部影片得獎)。

本片是敘述二個在大學主修音樂的男女，因彼此十分相愛而結合，然而生活却貧困無比。愛德華雖然幾次找到了發財的機會，可是葛瑞絲極力反對。當葛瑞絲有了身孕，愛德華基於經濟拮据逼其打胎，致使她喪失了生育能力。數年後，他們的生活已逐漸好轉，而葛瑞絲因不能生育致精神異常苦悶，生活因而墮落下去；她背着丈夫在外頭和幾個男人暗通款曲，某次為其丈夫發覺，兩人引起爭吵，葛瑞絲在羞憤之餘，割腕自殺於浴室中。愛德華趕忙將其送至醫院急救，然後自己跑到中央公園睡了一夜。

影片的開頭是由愛德華在公園中睡醒展開，此時他的記憶竟然完全喪失，只有片斷的往事在飄遊維繫。他痛苦地在公園中思索和尋覓，希望能拾回記憶，於是他茫然走在路上。導演藉着詹姆斯嘉納於途中遇見的三個女人，而使其回憶起往事的景況；片中利用現實和回憶的雙重交錯鏡頭，述情細婉有緻，十分耐人尋味。

愛德華因邂逅一位女學生而回憶及他和葛瑞絲的相愛和結合。在碰見電視台女演員 (蘇珊妮普雪特) 時，他已能聯想及他和太太婚後的爭吵生活。最後與一位爛醉如泥的少婦 (珍茜蒙絲) 不期而遇，葛瑞絲的不軌和

自殺終於浮現在他的腦海中。至此，詹姆斯嘉納記起已往的全部經過；影片終了時，葛瑞絲躺在病床上，臉孔以白布覆蓋着。本片以取名為「沒有面孔的女人」，大概基於此因。

亞倫·雷內 (Alain Resnais) 是法國新潮派 (The New Wave) 的中堅人物；他的作品在台灣上映過的有「廣島之戀」(Hiroshima mon Amour)。一九六〇年他拍了一部「去年在馬倫巴」(Last Year at Marienbad)，震驚了世界影壇！「去」片係根據亞倫·羅布格里連 (Alain Robbe-Grillet) 所寫「嫉妒」之小說改編而成。雷內在片中同時使用了四種不同的時間和五種不同的觀點，以數不清的繁複意象，深刻地描繪出一位患有 Disassociative Neurosis 而後引起 Depersonalization 的女人心境。「去年在馬倫巴」由於其配列與建構相當突出，曾贏得第二十二屆威尼斯影展最佳影片獎。

這部片子的背景是在捷克馬倫巴市一家 Rococo Style 的豪華旅館內。有一個女子 A，和兩名男子 X 及 M；在這三個沒有姓名，只有符號的人物中，三者的關係十分曖昧，一切所呈現的只是迷惘的心理意向和他們之間的愛和妒。A 女在影片中是個盛裝的淑女，M 男則常出沒在她的左右 (可能是 A 女之丈夫)。當 X 男介入他們之間時，他毫不把 M 男放在眼裡，只是一味地向 A 女訴說去年他們曾經在這裡相愛過的往事。起初 A 女極力否認，可是 X 男還是很有耐心地一再訴說那一個「事實」。漸漸地，A 女的心動搖起來，記憶中好像有過這麼一回事，又好像沒有過那一段戀情。最後 A 女終於拋下 M 男，與「去年」曾在這裡「相遇」過，或者不管有沒有相遇過的 X 男，手牽着手走出旅館。這是一部很有趣味性的作品，由現實的場景、追溯着往事帶入幻念的萌生，以現在、過去和未來的時制手法，完全將整個影片揉合在意識的浮動世界中。